

牛肚港的故事

441235-67

44.572
C1670

44.572
C1670



10012781

社科类5

· 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·

牛肚港的故事

王 拓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47.5

牛肚港的故事

王 拓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京安印刷厂排版

文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3 插页 246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9,570册（内精装本1125册）

书号：10355·922 定价：平装本2.60元 精装本4.30元



王拓先生小传

本名王纘久，1944年生于台湾基隆市郊。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讲师。在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，发表了著名的《是“现实主义”文学，不是“乡土文学”》一文。1979年于“高雄事件”中被捕，1984年获释。

主要作品有：小说集《金水婶》、《望君早归》；文学评论集《街巷鼓声》等。《牛肚港的故事》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谨以此书献给吾妻穗英

作为我俩共患难的一个可贵的纪念。

如果没有她在精神上坚定的支持、鼓励 and 安慰，我绝无可能在长期艰困的牢狱生活中完成这个长篇。

王拓敬题

于台湾龟山监狱

一九八二·十一·廿五

1

今年夏天真有些反常，才刚刚过了端午节，天气就已热得令人受不了了。每天下午到了三四点钟，太阳竟然还热得象炭火一般，一走出大门，再干瘪的人都要被晒出好几斤汗来。

但是，牛肚港的人却好象无视于这酷虐的太阳，每天到了这时，家家户户，不论男女老少都出动了，有的扛渔网，有的挑电池，有的提汽油桶，……大家都忙得很起劲，使整个渔港都热闹了起来。

“黑狗，挑汽油怎么都不看路？只顾看女孩子。等一下跌倒了，晚上就免出海了。”五十几岁的水伯玩笑地向迎面而来的年轻人说。

“安啦，我又不是没生眼睛。”黑狗打着赤膊，豆大的汗珠沾满了宽厚赤褐的胸膛，双手一前一后扶着扁担，扁担下挂着两个方型的汽油桶，迈着大步，应着说：“水伯仔，你们报关报好了吗？”

“船都出海了，怎么没好！”水伯和黑狗擦身而过，立刻又向前面的人打着招呼：“哈哈，火鸡长大了，也会替伊阿爸提东西了。”

“快叫伯公，喂喂？这个孩子没礼数。”一个略显高音

的女人说：“水伯也去海边啊？”

“是啦，是啦！你们黑牛的船修理好，要出海了吗？真好，真好！”水伯说。

“阿基婶，你怎么跑得这般慌狂？慢慢走啦，这么热，跑得一身汗，……”

“这个男人真粗心，连船员证都忘了带去，要怎么出海？”略显肥胖的阿基婶手上拿了一本蓝色的小册子，边跑边气喘喘地应着。

“来得及啦，天还这么早，慢慢走也来得及。”人们好心地劝说。

“寿春啊，手电和信号灯有没有带啊？”一个老人站在岸上向船上的儿子大声问。

“有啦，有啦！”

“汽油加够了吗？不要驶到大海中没油就惨了，要仔细检查一下啊！”老人叮咛着。

等渔船上的一切用具都整理得妥当了，妇女们又把毛毯、夹克塞到男人的手里。

“这种天，火烧屁股一样，哪用得到这些？”男人不耐烦地说。

“海上风那么大，晚上又凉，放在船上又不碍着你什么。”女人说：“不带去，冷到了你才知苦。”

“不会啦，这种天怎么会冷到？”男人嘴上虽这么说，到底还是听了女人的话，把毛毯和夹克往甲板上一扔，人也跟着跳上船。

“还有什么忘了带没有？”岸上的人又一次叮咛着。

“没啦，都有了！”船上的人扬着声音回答。

“三貂如果没鱼捕，就要转到钓鱼台去，三四天才回来

也没关系。不要翘头翘脑在海上等鱼来。”一个满脸长着黑斑和皱纹的老人大声说。

“好啦！你们都回去了，日头这么炎。”船上的人向岸上挥挥手，拿起撑竿向岸边撑去，船立刻离岸，在海里飘飘地旋着。

不久，一阵阵马达的声音响了起来，“通通通通，通通通通，……”渔船一艘一艘缓缓驶出港澳了，在海面上拖着一条条浅浅的波纹，象一根绵长的线，一头绾在父母妻儿的心上，一头随着渔船驶向海天相连、遥远遥远的地方。

海中的小岛棲着一群白色的海鸥，在炎炎的阳光下“呱一呱一”啼叫着，展开宽长优美的翅膀冲向天空，一只接一只，好象训练有素的擅长表演的舞者，曼妙地振动着修长美丽的肢体，在广浩无边的蓝色天空的舞台跳跃飞舞，时而散开，跟在逐渐远去的船尾后面向北飞去；时而又倒转头，纷纷向南飞来；偶尔又成群地在港内的上空徐徐翱翔，把原本十分单调的牛肚港的天空，修缮成一幅动人的图画。

港内的渔船已经走得一艘不剩了，港澳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，象一面光滑的镜子，映着蓝天白云和海鸥的投影。牛肚港东边那座远远望去有点象牛头的侧面，海拔只有两百多公尺高的牛头山，象一座天然的屏风一般伸进大海里，整个牛肚港便安稳地躺在它的腹肚底下。站在牛头山的山顶，还可以看见遥远的海上，浮现着几点黑色如火柴盒一般大小的船影；也听得见一阵阵隐隐约约逐渐模糊了的马达声。

这时，大约是下午快五点钟的时候，太阳还高高挂在半空中。

没有出海，留在家里的人——大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都已早早就吃了晚饭，也洗过澡了，便纷纷拿了凳子走

到屋外广场的树荫底下，开始乘凉和聊天。

这时，从牛头山的山顶，沿着那条斜斜的山路，突然冒出一个人影，跌跌撞撞，慌慌张张地向山脚跑了下来。好几次跌倒在地上，也顾不得痛，立刻爬起来，惊慌地向后面望了望，好象害怕着什么，又没命地向山脚狂奔下来。

南山杂货店就在山脚转弯的地方，门前种了七八棵大榕树，还筑了一道大约三尺半高、二十尺长的石堤，站在榕树底下，面向大海，只要纵跃五十步的距离就到沙滩了。据说古早的时代，每次台风一来，海浪就要越过沙滩，翻过屋顶。所以，杜南山的祖父那一代的人，便在屋前种筑了这样一排榕树和一道石堤。所谓“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”，这些种了近百年的老榕树，现在都已经长得又粗又大了，树底下便成为牛肚港人平时乘凉、聊天、甚至会议的场所。坐在树下望向山顶，便可清清楚楚看见那条山路种种的动静。

“罔市啊，你来看看，从山顶跑下来那个人是谁啊？”已经六十几岁的杜南山眯着眼睛，一面望向山路那边，一面向店里叫着他的媳妇。

“阿爸，是什么事？”罔市走到店门口，循着她公公指的方向望了望：“咦？那个人走路怎么那样？慌慌狂狂的，跌倒了还不慢慢走，……”

“你敢看得清楚，那是谁人？”杜南山说：“我这目色，越老越没用了。”

“阿公，那是四海阿叔啦。”站在杜南山旁边，读小学六年级的他的孙女阿霞，一手端着饭碗，一手拿了筷子指着那个向山脚狂奔而来的人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他又跌倒倒了！”

“是四海吗？”杜南山本来也有点疑心，但是，因为看

不太清楚，所以不太敢确定。现在听阿霞这么一说，便又凝足了视力，努力向山路那边望去，两眼都眯成一条缝了。

“是啦，那不是四海还有谁？”坐在树底下的人循着杜南山所指的方向，望着那个慌慌狂狂的人影说：“伊大概红标的又饮过头了。”

“唉！这个破少年！……”杜南山摇摇头，叹息地坐到长凳上。

“伊是怎样了呢？看到鬼也没伊这样！”一个女的笑着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伊又跌倒了！”

“你免那样慌狂啦！”胖胖的阿基婢提高了声音向山路那边喊着：“船都出海了，再慌狂也来不及了！”

“你这样叫，伊怎么听得到呢？看伊醉茫茫那款样！”

“南山啊，你怎么不管管伊呢？七少年八少年，不时这样醉茫茫的，谁敢找伊讨海做事呢？”坐在杜南山对面凳子上一个瘦削的，大约也有六十几岁的老人说：“刚刚船要出海时，我站在岸边还听到阿吉仔在干公干母，说以后绝不要四海做海脚了，船都要出海了，还找不到伊半点人影。”

“唉！我也不是没管过伊。但是，管也要管得动伊，要伊肯听才行啊。我对伊讲，你老父老母临死前，将你拜托我，我是你阿舅，我讲你、管你，是爱你好，望你将来能够成材，和人可以比并，你要听啊，不能这样日也醉，暝也醉，醉茫茫！”杜南山说：“我这不是好心好意劝伊吗？伊却和我大声小声，比高比低，说我店仔开得这么大，连给伊喝一点酒都心肝痛丢丢。你看，这种话，我能听得了几句？……”

“伊敢是想要娶妻子，才故意这样起狂起癫？”阿基婢一手挥着扇子，一手夹着半截纸烟说：“二十五六岁的少年家仔，若疯起女人来，连伊亲父母都管伊不住，别说你是做

母舅的。”

“但是，象伊这样，谁人的女儿敢嫁伊？”杜南山说：“动不动就要和人比高比低，若喝了酒，更加是横霸霸，没大没小，鬼敢嫁伊？”

“四海的酒癖不好是真的，但是，伊的本性，我看还不坏，很土直！不会讲白贼，也不会沾人便宜欺负人，对老人也很有礼数。”阿基婶说：“前几天，我去基隆买货，伊看我拿不了、提不动，立刻跑来给我帮忙。那天如果没有伊，我真的要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”

“这是刚好碰到伊心情爽，如果碰到伊心情坏的时候，连伊的祖公祖嬷伊都不睬，还替你拿东西哩，免妄想！……”

这时，那人已经跑到山脚下了。只听见杜南山的小孙女阿霞叫着说：

“四海阿叔，四海阿叔，你走得不对了啦！那边是水沟呀，你怎么向那边走？”

“阿叔啊，你怎么喝得这样呢？”罔市责怪地说。

“我，我，……”那人的脸色白里透青，在额上有一道伤口，血沿着发边一直流到下巴颏，变成黑褐色的一条血痕。全身都是酒味，喘着气，慌慌张张地“我”了半天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你敢是看到鬼了？慌狂到这种地步是做什么呢？人家阿吉仔等你出海等半天，你却跑去饮酒饮得这样醉茫茫，实在是现世哦你！”杜南山望着这外甥，生气地说：“看你，看你，敢有一点象人的款式？全身摔得这里伤那里伤，你父母到底做了什么败德的事？怎么生你……”

“我，我，……我看到……”他嘴唇哆嗦着，痉挛地吞了吞口水，用力喘着，半天才迸出一句：“我看到鬼啦！”

“什么？你讲什么？”在场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他。

“嘻嘻，四海阿叔，你酒醉了啦！”阿霞大声笑着说：

“阿公生气才骂你看到鬼，你怎么也讲你自己看到鬼呢？”

“是，我，我是看到鬼！”四海两眼瞪得大大的，两道浓眉皱缩着，脸上现出惊慌恐惧的表情。

“你到底喝了几瓶呢？怎么还醉不醒？”杜南山厌恶地对四海说，一面又向他的小孙女吩咐着：“阿霞，去拿红药水来替你四海阿叔抹一抹。”

“四海，你到底是在讲酒话呢，还是在讲真话？怎么连我都听不懂了？”阿基婶说。

“我讲真的啦！”四海喘着说：“我有看到一个女人的尸体。”

“什么女人尸体？”阿基婶吃惊地说，忍不住又重复地问了一次：“你是讲真的，抑是地说笑？”

“真的！真的！骗你会死啦！”四海大声叫着，突然显得有点兴奋起来。

“你有看得详细吗？是我们庄内的人抑是……？”

“是进财仙的大女儿阿珍仔啦。我有看到伊的脸，白凄凄，全身都是血。”他心有余惧地叫着说：“阿娘啊喂——，死人的面相原来是那么难看，害我惊得手脚都发抖了。”

“阿海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天大地大的事哦，光天白日下，你千万不能黑白讲酒话！”杜南山大声说：“你若黑白讲，进财仙会找你算帐哦，我先给你讲！伊会画符仔，……”

“阿舅，我没黑白讲，我是讲真的，真的！”林四海一看没有人相信他的话，不禁急得两脚连连在地跳着，又拍着

胸膛大声赌咒：“我如果骗你，我就给雷公殛死！天顶天公，地上母舅公，我怎么敢骗你！”

阿基婢望望杜南山，杜南山也望望旁边的其他人，似乎在询问大家的意见。

“四海平时虽然有一点番癫番癫，但是，伊好象还不会胡乱讲话。看伊讲得这样认真，大概不是假的。”那个坐在杜南山对面，有点瘦削的老人说：“我看，还是先去通知水仔较妥当，伊是里长，若是确实，再叫伊陪四海去派出所报案。”

“这样也好，”杜南山听了，立刻站起来向他媳妇说：“罔市啊，店仔给你照顾，我去你水伯家就回来。”然后，又叮咛四海，“你要定定坐在这里哦，先将伤口抹好药。看你，路也不好好走，摔得头也伤，手也伤，全身都是血，唉！……”他叹息地摇摇头，匆匆忙忙向外面走去。

“这不是我的血，这是伊的血。”四海望望自己的衣服和手脚，一面用手擦着，一面说。

阿基婢一双饱经世故的锐利的眼睛，一直盯着林四海，好象要从他脸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。

“四海，阿基婢问你，你讲，进财仙的大女儿阿珍仔的尸体在哪里呢？”

“在白沙坡那边，那边的牛头山仔脚啦。”

“你怎么会去那个所在看到伊的尸体呢？”阿基婢说：“别人三四点就出去讨海了，你一个人溜去白沙坡的山仔脚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啊——，嘿嘿，没啦！我是去，——”伊傻呵呵地笑了笑，有些畏羞，不好启齿的样子。但是，想了想，突然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其实，我告诉你也没要紧，但是，你不

能告诉我阿舅哦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我不告诉你阿舅。”阿基婢说。

“好，那我就告诉你。”他把手放在嘴边，做了一个干杯的姿势，说：“我去这样啦，饮烧酒啦！”

“喂喂？你这个夭寿白贼的，白沙坡那边，也没村也没店，你由哪里生出来的酒呢？”阿基婢说：“你，别人可以骗，怎么可以骗阿基婢？”

“我没骗你！我没骗你！这是真的。”四海争辩着，脸上红筋暴起，脖子都粗了。

“但是，你的烧酒是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而且，你有烧酒为什么要去那边饮呢？你要老实讲，不准讲白贼！”

“这，我不能讲啦，我赌咒过，我不能讲！”

“你和谁赌咒不能讲？”

“我不能讲！”

“好，你既然和人赌咒不能讲，就不要讲，没要紧！”阿基婢审慎地望着林四海点点头，然后又严厉地说：“阿基婢和你阿母从少女时代就是好朋友了，你还这么小，在地上爬的时候，阿基婢就常常抱着你，一直看你长到现在这么大。阿基婢虽然不是你的亲生母，但是，也和你亲生母一样疼惜你。所以，我现在问你的话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回答我，不能讲白贼话哦！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你问，我不会骗你。”四海说。

“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做坏事？譬如说，对进财仙伊阿珍仔，你有没有，有没有对伊……？”

“什么？你是在讲什么？”他迷惑地望着阿基婢，等他突然领会了她的意思时，不禁失声叫了起来，瞪了两个大眼睛，惊恐地望着阿基婢，整个脸都吓青了。

“你有没有对伊没礼数，嗯？老实讲！”阿基婶声色俱厉地望着他，命令着。

“我，没，没有啦！”他哆嗦着嘴唇，摇着头，面现恐惧地说。

“真的没有？”阿基婶逼近他，更加严厉地问。

他咬着嘴唇，痉挛地吞了吞口水，拼命摇头。突然，又双手握拳，在空中挥着，大声吼叫：“真的！真的！我没有！”声音惊慌得象一只受伤的野兽。

这时，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边的山顶上，一片片卷曲的灰白色的云，象一群绵羊，在蓝色的大草原静静地嬉戏。白色的海鸥仍然曼妙地鼓举着优美的翅膀，成群在空中飞舞着。大海平静得象一面光滑的镜子，映着天上的一切，酣沉地静卧在牛头山的腹肚底下。

2

在牛头山的半山腰，鸟瞰着整个牛肚港，有一座建筑得相当雄伟的庙宇，和牛肚港所有的建筑物比起来，这庙宇简直就象是一幅图画。远远望去，那些墙上、柱上雕刻的龙啦、凤啦、八仙过海图啦等等，就和农历三月廿三妈祖生日演野台戏时的布景一模一样，富丽堂皇，尤其是屋顶上那两条张牙舞爪的巨龙，争夺着一颗宝珠，——这有一个名目，叫做“双龙抢珠”——在阳光下金光闪闪，更增加了一种无比威严的神态。这就是牛肚港一带，远近闻名的妈祖庙。

以牛肚港为中心，方圆十五、六公里内，不论是由坑仔口到坑仔底，或是由坎顶到牛尾溪，这一带的人，大部份，

若不是讨海捕鱼的，就是钻矿坑挖煤的，平时生活艰苦不用说，连生命都没有太大的保障。所以，大家自古以来信妈祖都信得很虔诚。十七、八年前，当妈祖的香炉发火，指示要替伊盖庙的时候，大家就已经很热心了。后来，又听说在某一个月圆的晚上，妈祖还亲自现身，穿红衣骑白马，引导那个现在已经升天了的水土仙，到现在这个庙址的现场，指示他，那就是盖庙的所在。那时，通庄通路，凡是跟牛肚港有关系的每一个庄头，家家户户，全都象是在办嫁娶似的，将家里仅有的钱全都奉献了出来。甚至，明明是无钱奉献的人，为了怕被人批评他们的不敬，也想尽办法到处去借钱或标会。所以，牛肚港人，——当然是包括由坑仔口到坑子底，以及由坎顶到牛尾溪所有的人，都喜欢说，这座妈祖庙是他们精神和血汗所堆垒和寄托的所在。这确实一点都不夸张。

现在妈祖庙的庙祝叫陈进财，大家都称呼他“进财仙”。进财仙的师父就是前任的庙祝水土仙。根据较老辈的人说，这个进财仙是妈祖亲自到南方的梁山树林里救出来的人，妈祖亲自安排他来做水土仙的徒弟，以便有一日，当水土仙升天以后，赶以接替他在人间的职务。这些话现在听起来虽然很有些怪诞，但是，牛肚港老一两辈的人却都深信不疑。

原来，这个陈进财并非牛肚港土生土长的人，他是台湾光复后才来到牛肚港的。他的原籍到底是哪里，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起。而且，追根究底问这种事，也很没有意义。因为，这个妈祖也不是他们牛肚港籍的，严格讲起来，她还是从唐山来的哩，不是吗？所以，进财仙是不是牛肚港土生土长的人，依人们的意思，认为并不重要。

日据时代，当他二十二岁时，就被日本政府征调去南洋